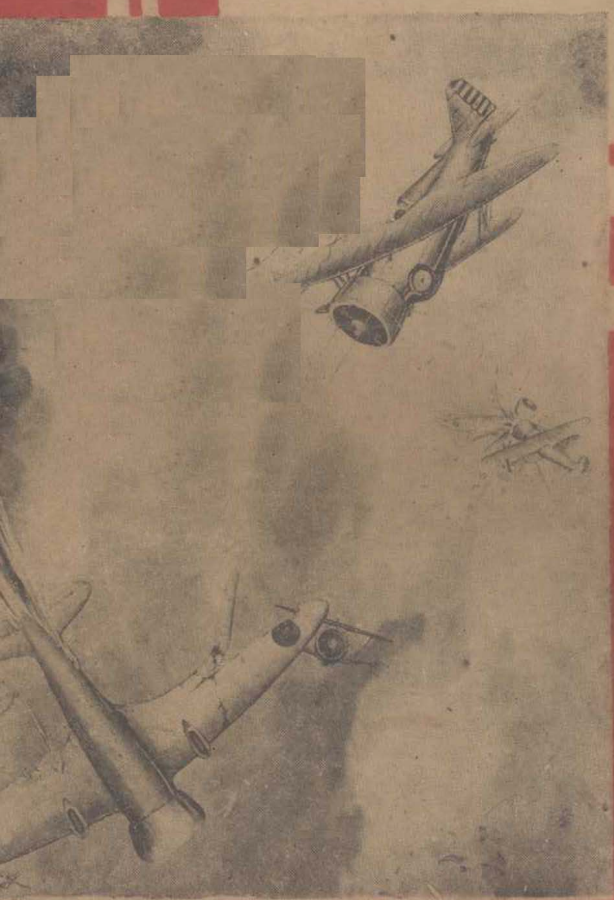




空預的國

保衛祖國的領空

目次

封面（京郊空戰圖）	胡克敏
1. 掃蕩東線上空的××大隊	大風
2. 毀滅滬山碼頭	紀人
3. 擊落三輪寬	方明
4. 八月十五日回憶	紀人
5. 空軍「東海」大隊東海奮鬥記	黃震遐
6. 西綫上空의 突擊兵團	紀文
7. 掃蕩吳淞登陸敵軍	人中俞
8. 八百呎低空轟炸虹口日本兵營	大年
9. 月夜轟炸楊樹浦	家鵬
10. 薄暮飛轟寶山	加鵬
11. 「皇軍」俘虜羣像	姚中言
21. 冬日南昌上空	嘉鵬
13. 魯南上空殲敵記	符祺
14. 「二一八」武漢空中大戰	黃震遐
15. 中國炸彈爆發在台北	大風
16. 「四二九」殲滅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	黃震遐
17. 「五三一」武漢第三次空戰大捷記	丁布夫

縱橫東線上空的X大隊

大風

歐戰當年的血錄

(德)第三狩獵隊：三年中：253架

(英)第五十六隊：三年中：406架

(法)S.第三中隊：三年中：330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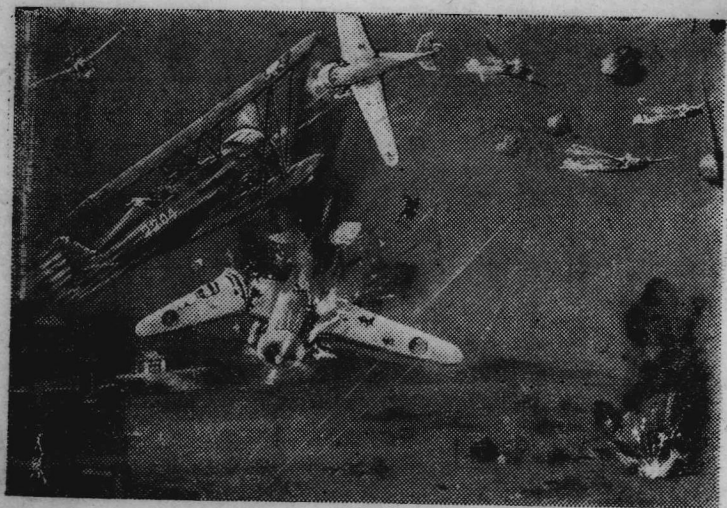
(美)九十四中隊：一年中：91架

中國X大隊七天內：60架！

(一)

戰爭，侵略的戰爭。

從七月到八月初，整個日本帝國的內部機構在瘋狂的準備着，蠢動着，北海道旭川一帶的壯丁，完全抽空了；東京大版神戶長崎橫濱佐世保各重要核心的一切軍事工業，全在騷動，平時慎密儲藏的軍火庫，汽油庫和被服庫的大鐵門完全打開，傾吐出無限的戰鬥資材來。一天到晚，在東京譯，金澤驛，久留米驛，普通寺驛的縱橫鋼軌上，幾十列幾十列的兵車川流不息地馳過，裏面塞滿了面無血色的，醬黃制服的青年徵兵，背井離鄉，到軍部所宣傳的「恐怖」的中國去送死。



北海道大操，御前會議，近衛內閣在三井大王操縱之下，發出了「滅亡支那」的勅令；杉山，寺內的大計劃付諸實施，荒木真崎的血劍拔出來了！從七月初到八月初，喘息的日本動員了一百萬人。

就在這全國緊張的時刻，日本海軍航空隊，奉到密令了，平時躲藏在千葉木更津木鹿屋附近的最新銳祕密的兩個航空隊——總共約一百架全金屬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綜合約十五萬匹馬力的大機械化攻擊兵團。在炎夏的七月×日×時，接到命令，悄悄地出動了；木更津先到達了台灣北部，木鹿屋在日本海岸×地待命。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中國心臟部的鐵的前衛，一百架全金屬的日本航空工業之寶的祕密怪物，在杜黑主義者的少壯參謀計劃之下，要使中國一切的軍事機構，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全部陷於癱瘓麻痺，不能抵抗。



杭州緒戰

胡克敏繪

(一一)

八一三，在世界的東方着火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時在河南省一個古城旁邊的一片廣場上，二三十個活潑潑的青年正聚集在陽光底下，一面担心着遠方的母校的安全，一面又爭鬧着看報，驚歎於我陸軍同志在上海奮鬥的英勇。大家都奇怪着爲什麼上峯還沒有命令下來叫出動，好把多年宿願一雪。

果然，姜參謀接到命令，×大隊全體在八月十四日下午開始出動！

二十五架新銳的驅逐機破空而過，××隊在前，××隊在中央，××隊在後，各層間隔距離××米。這大批無腳的怪物呼呼然地向東飛去，祖國浩蕩的長江，首都紫金的山頭，都在高速猛烈的歷程中消失掠過，下午四時頃，全×大隊在高大隊長領導之下，梯次順序到達美麗的杭州廣德上空。

這是祖國大空中戰略機動的初步，在此雄偉的鐵翼掩護之下，平時集中在地面上的大量的教育資料，開始移動了，向後方安全地帶，作有規律的戰略撤退。

八月十四日下午，當木更津航空隊冒台灣海峽之風暴，跨越福建省的高峯而將到笕橋廣德上空時，木更津隊長尙以爲見到的必將是堆積成山的軍用品，滿滿的倉庫，塢上散佈了鮮明的飛機，和密集如蟻的驚慌的人羣，好讓三菱三井的機槍炸彈大肆蹂躪。不料越飛越近，眼看着錢江如帶，半山在望

了，却忽然馬達如雷鳴，機槍如鼎沸，風聲起處，天旋地轉。

×大隊和本更津遭遇，在空中劃了一道長城！

就在這一天，日本少壯空軍參謀的杜黑主義的奇襲，碰到×大隊的迎頭痛擊而粉碎！

×大隊血戰一日，本更津損機六架，大敗而回。第二日，長谷川再以航空母艦二艘，搭載大批八九式艦上攻擊機來戰，八月十五日，空中會戰開始，八九式艦上攻擊機的雁陣又完全崩裂，油煎火化，粉身碎骨，隨着撕裂血污的「日章旗」，淩落於半山錢塘的沿地。

八月十六日×大隊旋轉航路，發揚十萬馬力的威風，向上海前進。日軍的高射砲，高射機關槍，步槍手槍，一齊亂放，滿天星斗，一萬尺，五千尺，三千尺，不慌不忙，仔細照準，五百公斤，三百公斤，土崩瓦解，水柱山立，全城震撼。

這是中華民國萬千大眾血汗捐來的鐵拳，兜胸打在三菱海軍工業的心臟上。

任務完畢，當天下午，趕回首都加油。喘息未定，又見遠空雁行成列，本更津木鹿屋侵略者的大羣蔽空而來，一，二，三，四五六七，呼呼然急上昇，如流星一般，射進敵軍陣中，格格格格隆隆，一架，兩架五架，冒烟着火，翻騰旋轉，觸於大地，「日章旗」粉碎！

本更津木鹿屋侵略三日，損機三十餘，大敗而回。

鳳翔龍驤兩航空母艦出動數次，損機二十餘，亦大敗而回。

八月二十日，祖國的江南之空肅清了。×大隊奮戰七日，僅以死一傷一的代價：擊落敵機六十架，傷斃捕獲將士一百五十餘人。

東方破曉了！這是壓迫者最大的吼擊！

毀滅滙山碼頭！

紀人。

七七事件爆發的時候，我們的空軍第七大隊正駐紮在西安。蘆溝橋的炮聲，激動了全國大眾的人心；站在國防前衛的我們，更爲前線將士所發出的反抗的槍聲而熱血沸騰，等待着殺敵的命令，去效命於遼闊的天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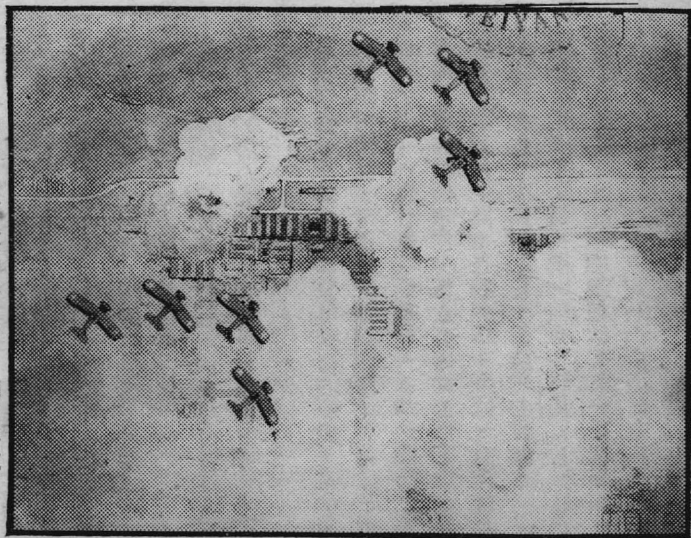
報上的消息一天天地緊張起來，敵人陰險的挑釁，已給我前綫的將士以當頭的攻擊了，戰事很快就擴展開來，我們讀着號外的新聞，心裏在興奮着，但同時都一致的驚相疑問：『爲什麼我們的空軍還不出動！』

是在豐台車站曾一度爲我軍收復的前後，同事間不知從那兒吹來了這樣的風聞：我國空軍第×中隊，有九架的飛機，帶了九十顆的炸彈，去轟炸敵軍陣地，這消息，給予我們以『或許』的慰安。但隨此而來的是：『爲什麼我們這個大隊却仍沒有出動的命令呢？』

真的，積在我們每個中國人心頭的苦痛，已至無可復忍，非起來幹牠一下不可。我們焦急的等待，已經是不耐其煩，熱血在我們胸中奔流，我們開始怨及我們的上官，怪他爲何不在敵人未曾料到的前，以迅速動作，來給敵人以一個猛烈的炸擊？

我們在天天期望着出動的命令，終於×月×日以秘密的形式頒下來了，敵人在上海的挑戰，我賢明的統帥已知道二十一年春浙滬的悲劇一定要重演，但此時既非彼時，站在國防前衛的守國空軍，不在說，要在我們的肩膀上負起我們神聖而偉大的使命！

我們以『枕戈待命』的準備，很快就打好了我們單簡的行裝，上峯的命令是『克日抵京』，所以



雖然風雨俱來，我們仍得冒雨而進。我們跟着領隊的安隊長，飛得很低很低。我們跨過田野，越過河川，過了一程又是一程。每經過一個市鎮，一個鄉村的上空，都可以看見有無數的人頭仰起來，有的且不斷地揮手，好似民眾們也知道了我們是出發前方，而揮手慶祝我們的凱旋。

將到首都的時候，雨下得更大了，風也發威的狂吹，震蕩着整架飛機，兩邊搖擺不定。於是，我們只能賴着我們的飛機和精神去和風雨搏鬥，這搏鬥無異啓示我們！你們於未臨敵人之前的一刻鐘，都得隨時隨地的鍊鍛你自己。

我們終於安全地降落在大教場的飛機場了，可是，不久，敵襲的警報就發了出來。我在担心着我們可愛的飛機會遇到意外的不幸，給數人的炸彈炸毀。

『我們從遠地送了這東西來，現在趕不及

添油起飛，如果給敵人的賊眼看見，豈不是白白送此無謂的損失？」

但敵人的眼睛畢竟是梟鳥，投了好多的炸彈，都在平民的住宅上，平曠的田野間爆發了，解除警報後，我們所有的飛機都還平安地擺在飛機場邊，我見了，恍如陷入於童話的傳說裏，對着我們要好的友朋，不禁說聲『無恙！』

當天的傍晚，我第×中隊輕轟炸隊，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從上海前綫回來了，多言而綽號『了哥』的吳君得意地述說着他的經驗談，『敵人的高射砲雖多』他告訴我，『但你用不着懼怕，他的射擊是漫無標準的』。

八月十六日的早上，我們圍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上，安隊長用了他的紅鉛筆對我們劃示了敵我陣勢的地圖。那時的敵人正擬以優越的炮火欲效一二八的故智從北四川路衝過來，但他們的計劃是失敗了，他們的援兵不斷地從國內運來，而我們是日的任務就是轟炸楊樹浦的敵軍碼頭，以制阻敵人的登陸。

我們親自檢查過已經安掛好了的炸彈，然後，依着隊長的指定一架一架的起飛。我們在機場的附近盤旋了好幾分鐘，集合了我們的隊形，取得了相當高度，便直向上海進發。

隊長所取的路線，是從句容趨金壇，直過太湖的邊緣，當日的天氣雖是雨後新晴，但一片片的白雲，仍充着多量水蒸氣，或濃或淡地在我們遇圍掠過。我俯瞰着我壯麗的山河，知道牠正委身於我們鐵翼的保護中，多水的禾田，蒼翠的青山，江南的佳麗，盡在我們的機翼下。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馬達的聲音互相唱和着，一路都顯得異常良好，出發對於我，這是第一次，但我自始就保持着興奮而痛快的心情。我沒存立功成名的念頭，給侵略者以打擊，我惟覺得

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全力以赴的戰爭。在蘇州的附近，我們碰見了一隊的同路人，他們已經完成他們的任務回來，他並曾用信號打了個招呼，意思是說：『大家是同志。望你好好地豎立起你們光榮的戰績』。

那日我們適碰到我們航空中所慣用的名字Head Wind 鼎頭風，所以飛行了預定的時間，距我們的目的地尚遠。不久，終於到了真茹了，我得了隊長長的提示，遠遠地望見總有十架以上的飛機，高過我們二三千尺的空際向我們繞飛過來，我立即回過頭去，通知我後座的同僚，但見他早在緊緊握住機關槍的把柄，在尋找適口的獵物。

飛機不斷地前飛，上海北站的鐵軌最顯明的指示了我們一個路向，我們儘在可能範圍內，把我們的飛機密集起來，就在這一瞬間，敵人斜角度的高射炮，在我們的前面爆發，表示歡迎了。

先前所看見的十多架飛機，現在是益發和我們接近了，他是我驅逐第×隊，他們穩穩地握住上海的領空權，不讓敵機來對我們轟炸隊施行半次的衝擊。

我們的隊伍既經入了市區的天空，敵除了拚命在開着高射砲外，顫慄在我們鐵翼掩蔽之下，再沒有了其他的抵抗。市區中黃磚綠瓦的房屋，一座座的映入我們的眼簾，我們都很清楚的俯瞰着虹口，黃浦江；浦東也遠遠在望了。敵人的高射炮益發密集起來，一眼望去總有四五十發在我們的左右同時爆發。可是，牠對我們一點也沒有傷害，只見一縷縷的白烟球在空中逐次疏散開來。最後，安隊長我定了匯山碼頭的目標，一個信號我們就請登陸的敵軍吃了七十顆的炸彈。

我們飛過了浦東，頭上有我們的驅逐機在迴旋，陸上有我英勇的部隊在歡呼，就在如此簡單的序幕中，我們完成了所負的任務。

我同頭遠望，見落彈地點正冒着濃濃的黑烟，那裏原是通商的碼頭，『但敵人用牠來作攻我的前營』我私自的想：『只好對不住了』！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我們以輕鬆的心緒回抵了南京，這便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出戰。——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作戰。

擊落三輪寬

方明

昨天晚上，敵機來我們剛到不久的太原附近襲擊，經過××隊戰士們奮力迎戰的結果，打落了兩不管天容的炸機和一架雙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其餘逃回去了。這促成他們復仇的動機。第二天東方，率領全隊隊員太原尚差八十餘里的上空又發現了九架重轟炸機和十二架驅逐機。

陳奇光平時，已是夠冷，括了一夜的西北風，水銀柱因而又降低了數度。風不但沒吹散了雲，反是不理睬似的黯黑的堆疊在那裏，好像担心着可怖的空戰又將爆發，裝出這一副鬱悶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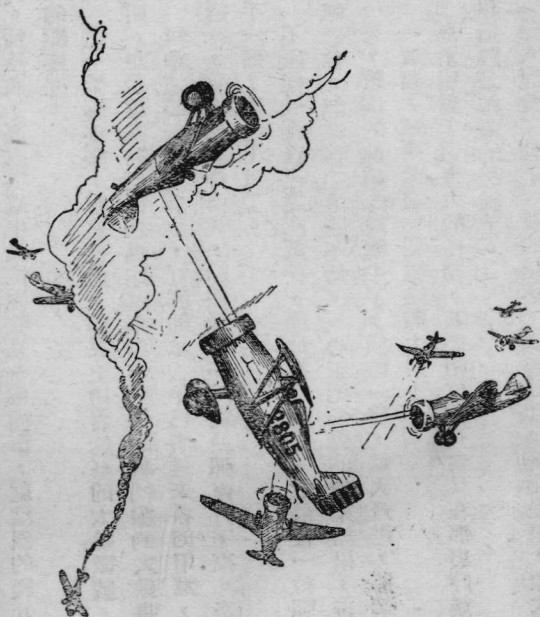
不管天容的喜或悲，爲了保衛祖國，年輕的陳奇光一得到敵機來襲的消息，馬上便把飛行衣穿起，率領全隊隊員們分別登九架「霍克」機，準備凌空爲中華民族而奮鬥！

陳奇光平時的射擊成績很好，雖然是初次出仗的少年軍官，却毫無懼怕的心理。他態度鎮定，總是不理睬似的哼着他所愛的調子，此刻也還是哼着老調飛上高空去。

跟在陳奇光後面的是高個子黃強，他是奇光的好友，在地上並肩談着，在天空前後飛着。老黃亦素以勇敢聞名，可惜他這次駕駛的舊機和他堅強的意志，結實的體格太不相稱，機身老是搖擺不定，尾部還不時冒出慢長的黑烟來。

好容易在東北方的雲堆裏鑽出點影子，敵機出現了。陳隊長信號一放，九架「霍克」機便立時散開，威風凜凜地向敵機包圍過去。

最初出來的是三架重轟炸機，像餓虎般狂吼着。崩冬！崩冬！……的爆裂聲，在雲霄裏隱約聽到，無辜的老百姓不知又被炸殺了多少！同胞們的慘死，增強了戰士殺敵的決心。奇光升到相當高度



之後，用鷹隼搏大牛的姿態，鳴的一聲，向一隊九六式的重轟炸機直衝下去，其餘八架亦集中全力，向敵人的轟炸機攻擊，敵我出入雲端，忽上忽下，活像描寫在封神榜裏的「鬥法」。格格格，機關槍不停地響着，洩光彈的火花亂射，像在熱天裏，陰雲密佈，雷電交作。可是如果你有閒心，翹首東望，灰淡的陽光這時又分明躲在雲堆裏去。

說也奇怪，不知怎的，敵机越打越多，當陳奇光在一架重轟炸機的右翼上射了一個大窟窿之後，五六架輕便的驅逐機一齊翻騰而向他包圍襲擊，他見勢不佳，只得做了一個在平時令人咋舌的驚險動作，脫離險境。

喘息甫定，又看見遠處有一架我方的舊驅逐機，正被五架圍攻着，像在一隻魔鬼的掌中打滾，老是突圍不出。奇光料定這是黃強。看看餘機全在西北上空和敵機正在酣鬥，脫離不得。他就決定，親

去解圍。「救了戰友！」他想：「也就救了中國！」

衝！衝！直向魔鬼跳舞的地方衝升上去。但是衝到相當高度，眼前一幌，那架舊機已忽地失蹤了。老黃血戰一場，不能避免魔手的搶攫，到底被揉得粉碎！墜向太原古城的大地。

「老黃，你放心，這裏有我在，一定替你報仇！」奇光口裏喃喃地念着，像在安慰死去的多年老友。猛抬頭，高處雲端中又恍惚瞥見一個機影，就猛烈的爬升上去，不久，果然給他發現了一架中島式的驅逐機。

這一架驅逐機，靈敏快速，兩翼上繪着鮮紅的太陽徽號。好像染滿了無辜中國百姓的血。在機座裏面，坐着這次擔任保護轟炸隊來轟炸××的戰鬥隊的大隊長——三輪寬少佐。

對準這架驅逐機飛去，奸詐的敵人早已看透來者的用意，機頭一聳，來了一個急上升，馬上又翻轉過來，將機頭對準奇光，格格格就一陣机枪彈直打下來。奇光未及提防，很快的臀部便中了一彈，雙手一鬆，機身下沉了。

不過他覺得自己還能駕駛，流最後一滴血，放最後一粒彈，必和敵人死拚！他加緊射擊，眼見敵人忽在前，忽在後，追隨不捨。一心想把受傷的他來結果，奇光竭力抵抗，在盲目的射擊中，不知怎樣一來，敵機的油箱忽被擊中了，崩的一聲，烟火齊迸，那架中島式的寇機就埋葬在這煙火裏面了！「黃強，來接受這一個豐腴的大祭！」

奇光達到了這偉大的任務，我們相信他一定又在那裏哼幾聲老調的！但是當他覺到臀部的刺痛，他想這該是轉頭的時候了。

敵人發覺了他們隊長的隕落，立即凶猛地蜂擁過來，像大批狂暴的豺狼追逐着一隻中傷的麋鹿似

的。包圍，攔阻，用百般的方法技術向他攻擊。十餘挺機槍的曳光彈，集中向他逆射，奇光知道抵抗無望，便猛地將機頭一沉，來一個「秋風落葉」，就像受了重傷一般，從五千尺的高空直沉到一千尺左右，敵機不見了，才把飛機衝向一片平坦的田野，豁豁一聲，強迫降落下去，自己也頓時人事不省。

奇光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很奇怪怎麼會躺在一間佈置整潔，窗明几淨的房間裏。二十幾位同隊的戰友，哄然地喊了起來：

「我們的英雄復活了！」

他奇怪人家為什麼人家給他「英雄」的綽號，這一次分明還是他的處女戰。朋友們猜出奇光驚呆的原因來，便爭先恐後熱烈地告訴他：

「敵人驅逐戰術的老前輩三輪寬少佐，今天被你幹掉了！」

八月十五日的回憶

紀人

一個近似黃梅天氣的八月十五日的午後我們從六百公里以外的地帶飛抵了南京；而在剛剛馬虎地用過了午餐，我們也就首都的上空領略了偉大的空戰的一幕。

是在將近一點的時分，我們在微雨中降落大教場的飛機。場上擺滿了各色各樣的飛機，在場的四邊牽成個弧形，這便是我們抗敵的急先鋒。所以我們見了，都深深的會覺到年齡雖然十分幼小的中國空軍，也將得展展他的羽翼了。

午餐間，見了許多久未見面的相識者，相問之下，知他們也剛從各地結集此間，且在最短的期間內，就要肩起我們偉大的任務，去轟炸上海的楊樹浦。

——昨天在杭州會擊落十二架的敵機，并俘獲敵空軍人員數名，中有一名跳傘下降，見我驅逐機近前便揮手表示不要開槍，落地後，又雙膝跪在地上向當地的人民求降。周君說話時的態度一如從前，總愛用他的大姆指頭來加重他的語氣。

——今早我們剛離了南昌，聽說就遭了敵機襲擊，唉！真可惜，假使我們遲走二小時，不，一小時，那我們也就可以和敵機見見面，準定不讓他回去，他是驅逐隊裏服務的，他對此大機會的失去，引爲莫大的惋惜！

。——小弟：不怕他精、不怕他呆，只怕他不肯來，你愁沒有機會麼？滑稽的張君說得大家都笑了。

我們談到各自的別後，談到今後的努力，忽地間，警報聲從飯廳的四壁反響過來，音調尖銳而悲